

藝宣隊的洗禮

在抗戰洪流中成長

● 徐 葦

改做衣著參加劇隊

七十年前，當我還在北京讀小學的時候，就明白世界列強各國不斷地侵略中國。那時候，在校園裏每一棵樹上掛著一個木牌，上面寫滿國恥條約，一個牌子，一種條約。例如馬關條約，是一八九五年日本迫清廷簽訂的。內容是(一)割據台、澎(二)吞併我國藩屬琉球(三)准藩屬朝鮮獨立(四)賠款白銀二萬萬三千萬兩(五)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長沙等五處為商埠。老師讓我們都背下來隨時考試，我們平時已背得滾瓜爛熟。這些恥辱，沉重地壓在弱小的心靈中一輩子，沒齒難忘。

關閉，我在北京考上了武昌文華圖書館學校，隨華北流亡同學乘火車南下，在武昌下車先上了課。那時武漢是後方的水陸中心，來往的人非常多，前方負傷戰士亦送到武漢各醫院，我們在上課之餘，校方煮了一大鍋紅燒肉，由學生帶到醫院去慰勞。一方面圖書館的課程比較呆板，一方面因為愛國心的驅使，總想做一些比慰勞傷兵更積極的工作。正巧漢口招考演劇隊員下鄉工作，我立刻報名參加。隊長叫我先填表，我填好了交上去，他看我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怕我不能吃苦，有點猶豫，又問我會不會演話劇？我回答說：

「在中學時，每年送舊迎新的晚會上，有兩次演戲的機會，角色是由同學們開班會舉手選的；入大學以後，也曾經過演過戲，平時愛讀劇本。」並堅決說明我不怕吃苦，為愛國，吃苦也不怕。他看我意志堅定，態度誠懇就錄取了。我考取以後，先向校長說明原由請求退學，他因為我是去參加救亡工作就同意了，發給我第一學期考試成績單並辦理退學手續。我的輟學和參加宣傳隊是瞞著雙親的，我恐怕遠在北平年邁的雙親擔心，所以每次報平安的家書，都是由我在鄉下寫好寄給住在漢口的朱表姐夫婦代為轉寄。

我只準備帶一個鋪蓋捲和一隻小箱子，其他衣物都送給朱表姐了。我身上穿的棉袍，裏和面都是大紅綢子所做，實在太顯眼；於是連夜改做，我剪斷一件藍布單袍，把棉袍內裏下半截的紅色遮住，鈔票縫在棉花裏。棉袍外面另外穿上一件藍布單袍，這樣，所有露在外面的紅綢子都看不見了。一切準備妥當後，就帶著行李去報到，開始我參加劇隊的抗戰救國生活。

軍旅生活紀律森嚴

這是上海救亡演劇宣傳隊第二隊，抗戰以後上海演劇界組織十三個隊，分別到全國各地演劇宣傳抗日。一九三七年冬季，政治軍事重心由南京轉移到武漢，全國超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戲劇人才，都集中在漢口。一九三八年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為了集中人才

分爲十個演劇隊，由第三廳領導並協助。隊員大部份是影劇界的人，小部份是招考進來的愛國人士。伙食由隊中供給，每人每月可領國幣三元零用錢。我入隊以後，才發現接見我的那位隊長是洪深先生，他原來是清華老前輩呢。副隊長是電影明星金山，其他是王瑩、陳天國、洪深夫人常青真和他的兒子洪鎮、作曲家洗星海等，大約廿多人浩浩蕩蕩於一九三七年冬季從漢口出發。我們的路線是儘量走公路上偏僻的城鎮，而不走鐵路。先到鄂北的花園、安陸、雲夢、孝感、宋埠、麻城，又轉入豫南山區的商城、潢川、再經信陽折回鄂北的隨縣、棗陽、襄陽和樊城等地。襄樊又稱小武漢，我們在那一帶工作比較久。

我們吃的是大鍋菜，各種菜放在一個大鍋裏面加鹽煮熟，另外配合白米飯吃。這是我從來沒有吃過的菜，覺得很是新鮮可口。一天吃兩頓，由兩個隊員輪流燒飯。洗臉和洗澡都是用冷水，肥皂是用當地買的粗肥皂。穿的是藍布長袖或短袖旗袍和長褲，因為怕露得多而引起鄉民的反感。住處像擠沙丁魚一樣，一個舖蓋挨著一個舖蓋，男隊員住一屋，女隊員住一屋。隊長太太也和我們一起吃住。生活紀律非常嚴格。有一次隊長的兒子在排演「放下你的鞭子」以後，順便拉胡琴以自娛，被隊長嚴訓全體隊員一頓。隊長導演也非常認真，一定要做到他認爲滿意爲止，因此，在編、導、演三方面，我得到

不少知識。

露天演戲喚醒民衆

我們工作的內容是：

(一) 洪隊長演講——每到一個城市，由隊長向當地中學生和教職員宣傳抗日救國。

(二) 教唱歌——對民衆和小孩，教他們唱簡單的抗日歌曲。

(三) 畫宣傳畫——宣傳抗日救國，壁報貼在街頭。

(四) 戰訊壁報——我和黃女士無論冬夏，每天黎明四點多鐘起床，輪流聽廣播電台播報的全國戰事新聞，邊聽邊記，用最快的方法寫成大字壁報，立刻貼在街上顯著的地方。這是最新的戰訊，民衆圍觀，非常受歡迎。只是我們帶去的無線電收音機，是一個老舊的大匣子，攜帶笨重不便，聲音也不大清楚，聽起來很是費力。

(五) 家庭訪問：幾個女隊員到窮鄉僻壤的家庭去訪問，手裏帶著一包鹽，因為那裏非常缺少鹽。接見我們的老婆婆得到一包鹽，感激欣慰之情溢於言表。我們操著當地口音和她們閒話家常。說到強鄰日本人已經向我們開戰，我們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地反抗日寇，不要和他們妥協。過年時，鄉下人把自己做的炒米糖和米糕等食物送給我們，大家相處得很融洽。

(六) 演話劇：這是最主要的抗日宣傳工作。每到一處就請當地的工人搭露天戲台，戲

台很簡單，扎好幾根木樁做柱子腳，橫面也扎捆柱子以後，就在上面鋪木板爲台。我們帶來的布，圍著三面或者只是後面，上面再蓋一塊布。有時候前面有一個拉幕，這舞台就完成了。在正式開演以前，通知民衆來看戲，因爲城市不大，很容易就聚集了許多觀衆，男女老幼都有。

先是幾位隊員站在台前唱抗日歌曲，我們在台上時常唱的歌曲，是比較雄壯的聲調。不常唱的歌曲，歌聲和歌詞都比較哀傷柔弱。如：

①犧牲已到最後關頭②起來吧，祖國的孩子們③大刀進行曲④演劇隊歌⑤我們都是神槍手。(游擊隊歌)⑥打殺漢奸⑦救亡歌⑧錦繡中華⑨中國的青年⑩保家鄉⑪保衛黃河⑫誰願意做奴隸⑬蘆溝橋⑭往裏頭看。(殺敵歌)⑮新編九一八小調⑯長城謠⑰流亡三部曲⑱念故鄉⑲義勇軍進行曲⑳民謠㉑奮起團結㉒旗正飄飄㉓抗敵歌㉔民衆奮起。等到演員們都化裝完畢，就開始演戲。舞台上道具很簡單，服裝有些是向當地老百姓借的，化妝品。化妝箱內唯一買不到的東西是鬍鬚，用的時候可以自己臨時做。方法是：先準備好黑色和白色兩種羊毛線，需用的長度要預先剪好。然後把黑毛線一絲一絲地分開，再把白毛線以同樣的方法分開。同樣等分的黑白毛線合在一起，就變成灰色鬍鬚；如果要黑一點就多加點黑毛線，要白一點就多加點白毛線。在嘴唇的上端橫刷一條膠水，

把毛線上下黏在膠水上，看起來和真的一樣。卸裝時可用熱水肥皂洗掉。這些化妝用的材料，是宣傳隊從武漢帶來的。

完整的抗敵宣傳劇

每次演出，一共是四個獨幕劇，但是四個劇連續演下來，實際上就是一個很完整的抗日救亡宣傳劇。

第一個劇是「九一八以來」——這是象徵劇。說明日本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熱河、平津，接著是蘆溝橋事變，中國全民抗戰。趙君演父親，我演大女兒（東三省），黃女士演二女兒（熱河），汪女士演三女兒（平津），金山演日本鬼子。他把女兒一個一個搶去，女兒在掙扎的時候，背後貼著中國行省的名字就呈現在觀眾面前，都知道日本佔領了中國。全家都起來痛打日本鬼子。

第二個劇是「逃難到××」——我們在什麼地方演出，××就代表那個地方。這劇就是抗戰期間有名的獨幕劇「放下你的鞭子」。金山演父親，王瑩演女兒香姐。他們兩位都是名演員，對於念劇詞、唱歌舞蹈、動作等都表演得有聲有色，不但入戲而且逼真，使人看過以後，都非常感動。

第三個劇是「逃往何處去」——敵人節節進逼和種種暴行，使中國老百姓不能忍受，乃英勇地反抗和參加國軍抗日。

第四個劇是「死裡求生」——這劇是本隊的集體創作，洪隊長在旁指導，囑我執筆

，描寫在淪陷區做地下工作的兩個青年被日軍捉住，由日軍頭子（金山飾）審問，其中一位女青年（由我飾演）不但不畏懼，且義憤填胸地大罵日本軍不該到中國來侵略，她冷不防地奪取日軍的皮鞭子抽打軍頭，軍頭情急之下用槍擊斃女青年。馬上激起民眾的反抗。

啃喫乾糧漏夜步行

除了在城市工作以外，還到周圍各村鎮去宣傳。男女隊員一樣，天不亮就出發，背著布幕、服裝、化裝箱等步行二、三十里或遠一點五、六十里路。到了就搭台，吃過中飯，隨即開始演戲，演完四個戲就忙著拆台，匆匆吃點乾糧，再背著東西趕回城市，那時，天已經黑了。我們的乾糧是饅頭、煮熟的雞蛋、鹽和白開水。

有一次，到安陸的西郊雷公店演戲。走近雷公店時，女隊員排在隊伍的前面，民眾放鞭炮歡迎，鞭炮崩在我們的臉上和手上，心裏覺得痛熱難當，但是表面上仍要露出快樂和感謝的神態。

從一個大城市到另一個大城市，是乘預先接洽好的大卡車，行李放在卡車上，隊員們都坐在行李上。我們私人的行李主要是鋪蓋捲兒，兩個人合用一個鋪蓋捲兒，每換一個住處，就要捆捲鋪蓋，捆捲捆捲再打開打開，不知道做過多少次，因此熟能生巧，越捲越精緻，我們的胳膊也越練越堅強。

在農業職業學校，滿園開著白色紫色的花。蠶豆開花結實，學生們採下一顆給我嘗嘗，竟是甜嫩芬芳。我們在城裏長大的學生，這才知道生蠶豆也能吃，蠶豆花是那麼樣的美麗。鄉下的雞和蛋很便宜，洪隊長說：「隊員每天工作多，勞動多，體力消耗量就大。你們的伙食不能太差，要有足夠的營養才能平衡，保持健康。」

因此全隊的伙食，葷素平均，搭配適宜。由於輪流燒飯的訓練，誰都有機會當廚子。我們學會了在鍋子裏燒白米飯，鍋子下面就埋東西，把整隻雞或生雞蛋或整個的大蒜埋在熾熱的草灰裏，飯好了，菜也熟了。那不用水煮而用草灰燜出來的美味，清香撲鼻，只有在鄉下宣傳隊裏才吃得到呢！

縣政府主辦的農具展覽大會，我們特地去參觀，舉凡和農業上有關的工具，無論大小都展現出來，可說是五花八門，琳琅滿目。這算是給全體老百姓（連我們在內）上了一堂農業工具課。

善心人士而今安在

一九三八年漢口的中國電影製片廠打算拍一部抗日影片「最後一滴血」。於是我們的宣傳隊分成甲、乙兩隊，甲隊由洪隊長率領我們新考進去的十個人繼續在農村巡迴宣傳，甲隊改名為「鄉村救亡演劇宣傳團」。乙隊則由金山率領諸位電影明星回到漢口去拍戲。

改組以後，我們十個隊員的工作開始加重，以前廿多人該做的事，濃縮在十個人的身上，好在已經有幾個月的訓練，還不感覺困難。我除去做宣傳工作以外，每天的隊務日記由我記，這是要向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呈報的。後來，因為洪隊長辛勞過度，血壓高的毛病復發，先在當地醫院調養，帶病工作，爲了澈底治療就返回漢口，他病癒後曾兩次來鄉間指導。這宣傳團由洪隊長指定一位年長一點的俞君當團長負責團內一切的事。

到達河南商城以後，我們住在位富有而愛國的鄉民的家中，住家範圍很大，四周築有土牆，晚上有人荷槍站崗，據說值勤站崗哨的時間是以燒完一根香爲準。主人騰出一小區域給我們住，吃飯由他免費供應，米飯是淺粉色的，又香又富營養，招待得非常好。我偏巧在那裏生了瘧疾病，身體一陣冷一陣熱，只好睡在床上養病並服帶去的奎寧丸。蔬菜中有可口而新鮮的炒扁豆，黃女士叫我忌嘴不能吃，她說吃扁豆，病會復發的，我只好忍耐。病好以後全體繼續出發。像這樣愛國的資本家對於中國對日抗戰，是大有幫助的。

到了湖北的襄陽和樊城以後，發現全體團員都染上了沙眼病，幸而是在大城市，能夠澈底的醫治。眼科醫師得知我們是從遠地來的宣傳抗日團員，非常感動，他也想要爲國家儘一份力量，就主動地爲團員們醫治，不收任何費用，我們對醫師是衷心地感激。

治沙眼是用的老方法，用一根藍色的特製小棒，在有沙眼的地方磨擦，一次不能夠磨得太久，過若干天再去磨。我們一面工作一面去看病，也不知道磨了多少次，全體團員才算是完全痊癒。襄陽農業（棉花）試驗所所長，對我們也很關懷和照顧。這些幫助我們的朋友們，愛心特別誠摯，可嘆我們連他們的大名都不知道，事隔四十多年，歲月如流，只希望這些位善心人，無論在海角天涯，能見到這篇文章，接受我們的感謝，我們就無憾了。不記得是哪一個城市。女團員同住商會的一間屋子裏，閒聊時，想更積極地爲國家出力，恨不得能到前方去殺幾個日本敵人。正談話間，忽聽得有哀嚎的聲音，好像是一個犯規的男人在受懲罰。每挨打一下，就嚎叫一聲，聲聲淒慘，震懾人心。我們都很驚慌，想想如果這樣的打法，打在日本兵身上該有多好。三個女團員不敢出屋門，不期然地都落下眼淚，後來索性抱頭痛哭起來。哭完以後，我不禁思念起淪陷在北平年邁的雙親，他們好嗎？我當時很自然地提筆寫了一封家書寄出，心裏覺得很舒服。

萬金家書難全忠孝

宣傳工作繼續進行，又轉到前面一個城市。收到朱表姐轉來北平的家書，家書抵萬金。這信是二姐代替雙親寫的，他們發現我寫去的信，上面那郵戳不是武漢而是湖北的小城市，就懷疑我現在沒有在念書，已經離

開了學校。事實上，我加入救亡宣傳隊的確沒有稟告雙親，因為我怕他們耽心，更怕他們阻撓，我不得不瞞著他們。二姐的信上說，家裏的人一直以爲我在武昌讀書，沒想到竟然跑到鄉下去。戰爭期間兵荒馬亂，年紀輕輕的跑到陌生的地方去做什麼？這是很危險的，不要讓老人家們耽心。又引用古語「父母在，不遠遊。」來勸我。我看完這一封萬金家書，捧在手中，思潮萬千，想想古語說得好「忠孝不能兩全」，不知有多少人和我一樣，進退兩難。我這個忠算不了什麼，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宣傳隊員，但是爲了愛國，我盡我的力，盡我對國家的一份心。至於孝，從小受的教育就是孝順父母，日本敵人把我們的領土佔了，家也拆散了，年輕人不想遠遊也得遠遊，雙親並不是不懂這個道理，只是千山遠隔，望女心切，天下父母心啊！我有訴不盡的話語，終於寫了一封信坦白稟告：爲了全民抗戰乃「犧牲小我，成全大我」，暫時放棄讀書加入宣傳隊救中國。並說物質生活雖然苦一點，但是志氣高昂，能爲國家盡一分力量，精神上是痛快多了。我又說將來宣傳工作告一段落以後，我仍舊會回到學校去念完大學的。武昌的學校我已經退學，但是清華大學還是在保留我的學籍，我將來會去昆明西南聯大繼續讀書上學的。這信沒有請朱表姐轉寄，直接由鄉下寄往北平。這樣一做，壓力頓消，愉快地繼續工作。

土匪來搶逃過劫難

有一次下鄉，走近一道枯水的河床，大片細沙，鬆軟可愛，大家一股勁兒往前跑，跑累了就張開手臂撲身躺在沙土上。眼前所見的只有蔚藍的天空和橙黃的大地，那時的心情異常開朗，真是名副其實地投入大自然的懷抱。有時遇見空襲警報，就伏在地上，看著敵機從頭上掠過去。炸彈落在人多的地方，事後看見鄉下人抬著簡陋的棺材在路上走，鮮血從棺材裏滴到地上，使人看了心驚肉跳。

一九三八年秋，武漢戰局吃緊，我們奉命由襄樊沿漢水乘木船回漢口解散。男隊員乘一條船在前面，女隊員另乘一條船在後面。當船行到人少的地方，忽然從另一條小船裏跳出來兩個土匪喝令後面的船停住。有一個土匪站在我們的船艙門口，拿著一隻手槍對著我們；另一個土匪跳進船裏，叫我們拿出錢來。隊裏錢是黃女士保管，她在緊急中趁土匪還沒有進艙的時候把錢塞在放無線電收音機的箱子縫裏，自己坐在箱子上不動，所以這一大筆錢沒有被發現。那人叫我把身上的錢掏出來和手上戴的手錶都給他，我照他的話做了。我的錢是和信放在一個信封裏，一時情急生智，對土匪說：「錶你拿去好了，那一封信你要它幹嗎？」

「信不值錢，還給她吧。」另一個土匪說：「好嗎，把信還給她。」於是他就把整

個信封還給我，信封裏的五十元老法幣我正好用做前往重慶的路費。土匪走了以後，黃女士說：「那手槍是假的。」

「你怎麼知道？」我問她。

「我坐在門口離槍最近，看得很清楚。那槍是木頭做的，外面塗了黑漆，但是我不敢說穿。」黃女士回答。

搭船的人說一路上土匪很多，以後我們就不敢伸頭到艙外，以免被人看見我們都是女的。前面男隊員還不知道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到昆明入聯大復學

到達武漢時，街上的行人已經很稀少，都向大後方撤退去了，我立時一個人買票搭江輪赴重慶。到重慶以後，有一對熱心戲劇的舒蔚青夫婦，是電影明星舒繡文的親戚，邀我去宜昌主演話劇「祖國」，這是專為當地空軍子弟學校募款的。於是我又買票坐江輪大統船折返宜昌，演了一個星期的舞台劇，演完再去重慶，算是離開了演劇宣傳工作。我在重慶受到朋友幫忙買了黃魚汽車票和北大李女士陪伴同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復學，這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將北大、清華、南開三個大學，播遷到南方合組的大學，簡稱西南聯大。

很幸運，我一生所受的教育，所讀的學校都是公立學校，享受公費待遇，受到政府的栽培，國家在內憂外患時期，仍舊不斷地

照顧學生，華北淪陷以前，政府在平津救濟流亡學生，支助組織流亡同學會，撥款補助一切費用，把學生免費送到湖南長沙，又由長沙運送到昆明。由淪陷區來校就讀的學生，每月可以領貸金法幣二十元，使學生繼續學業，能弦歌不輟。政府愛人民，人民應該愛政府，我受到政府的照顧，離開話劇隊後，安全到達大後方雲南昆明進入西南聯大，惟有專心向學，讀書報國。八年抗戰（如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算起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為止，應該是十四年抗戰），我們能夠勝利，都在於全國上下一條心，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敵愾同仇，一致對外。我在「忠孝兩全」這四個字上，慚愧得很，實在做得不夠，只是盡心罷了。

殷望兩岸和平統一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紀念，也是馬關條約國恥紀念一百週年。幸而抗戰勝利，得以收復已喪失的國土，台灣和澎湖，消除恥辱，舉國歡騰。這歡騰得來不易，國軍傷亡三三二萬人，直接和間接傷亡的軍民估計不下四千萬人和無數財產損失，老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不計其數。記得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天，我在重慶，大家坐在卡車上搖旗吶喊，街頭巷尾擠滿了面帶歡樂的中國人，慶祝抗戰勝利。現在，五十年後的今天，世局多變之際，我們殷切的盼望兩岸和平統一，建設自由民主富強康樂的新中國。